

之法飭之賊計不出此也惟傾巢引人馬移
住新寨添築新城扎屯關口專心併力圖我
遼瀋謂遼瀋得寬靛鎮江可無更舉此賊扼
要之計職心惡之欲宿重兵于寬靛更番迭
擾以分賊勢孤懸如前又未敢遣往昨六月
十二日之舉據邢監軍道在瀋日擊其狀稟
職是日實有四萬餘衆黃蓋映日旌旗蔽空
馱帶雲梯鈎杆數千件專圖尅瀋雖被堵截
怏怏而去大衆尚屯撫順未退晝夜造杆梯
車輛爲再造之計總兵柴國柱賀世賢以賊
再來非復前番舉動日日請兵教職憑何將
兵發遣頃將各鎮續到募兵數千人僉發兩
鎮皆以新募烏合之衆力辭不受職屈意俛
授之浙兵未全到西陽石砭兵雖到而衣甲
未完非瀋奉間平原廣野之長技旦見在官
軍荷戈負弩于赤日炎蒸之下頗多疾病又
不速得獎勵犒賞以慰安其勞苦而鼓舞其
志氣無不人人灰心灰意懶僅僅兩道從邢慎

言自守瀋陽以來積勞成病今亦伏枕不能
出如職之病更不堪言今討兵而徒發無用
之兵討將而皆留可用之將討道臣而杳無
蒞事之期討犒賞而復吝已稟之旨卽求
聖諭一道慰勞官軍使知感激樂于用命而亦未
見慨然發下豈欲甘心棄遼東以授賊而職
等何力復能支撐保此半塊殘土惟日以待
盡而已也

○遼東經畧熊廷弼題爲賊夷分投入犯官軍併
力拒堵懇乞亟勅查勘以定功罪以昭激勸
事據右監軍道邢慎言呈爲夷情事該本道
准總兵柴國柱賀世賢塘報爲奴酋擁衆入
犯官軍奮勇馳援堵回大虜斬獲無多堵截
甚力奴賊漸知內地之有兵官兵亦漸自知
身之有膽矣仰覆勘確詳據此該本道看得
奴酋自清撫開鐵得利以來志驕氣滿目中
已無河東半個遼陽人人危孤注而瀋陽秦
集又不必言矣荷蒙本部院石畫督發大兵

親歷瀋陽經營指麾濬濠塹列戰車置銃銳
與夫柞木刺鎗敵樓吊橋一周悉工甫峻
又慮奉集乃賊夷通行之區復親至相度令
柴國柱統領該堡如法修濬不意奴賊蓄謀
已久恐我勢成犄角遂于本月十二日夜統
聚輕騎分道而進一股約一萬餘衆自撫順
關進境直抵瀋陽一股約一萬餘衆從東川
地方沙池衝進境直抵奉集後營馬步相攬
馱帶鈎梯挨牌聯絡相繼四萬餘衆分投齊
下其勢不爲不多其謀不爲不狠且拿我撥
夜持夷令箭招呼我軍投降意謂可以垂手
潘奉效往日故事矣不意官丁奉法惟謹人
人用命賀帥提一師馳迎至城東二十里渾
河與賊鏖戰賊畏退十五里下營又有柴帥
聞砲自奉集堡提一師迎迤東三十里至小
夾山榆條寨與賊對敵賊亦見我兵南北首
尾截擊以故丟棄鈎梯挨牌三十餘副旋即
遁去是役也斬級雖止四顆死夷雖被拉去

然彼目擊殺傷亦畧相當始也擁衆成謀以
來繼也踉蹌無趣而返卽村屯難保其不捨
掠士馬難保其不損傷而賊竟不敢正眼一
覷潘奉則諸將堵截之勞豈可泯哉較之往
歲賊勢猖狂不可嚮邇攻尅城堡筭無遺策
者氣勢大不相同遠近觀望大小恇怯聞風
則逃守潘則泣者人心大不相同春正猶以
遼陽爲金注今且以潘奉爲常居軍氣昌揚
人情鼓壯漸轉漸佳光景亦大不相同俟西
兵續到除東南另擬兵將防勦外再挑精健
萬餘衆分布于潘奉適中間以撫順爲戰
地以平塾古城爲門戶以潘奉爲家當步步
爲營漸近漸逼彼時我中百計圖賊固別有
不戰之着夷衆四面受敵豈能保安無恙不
惟河西有長城遼陽如鐵壁而東事從此可
望有定局矣回頭一想如當時稍遲月餘不
守潘又遲旬日不守奉集則十二之後虎皮
三塊石其戰場而汎滿潘集楊家樓東西南

北一帶千餘里廬舍田禾皆爲虜馬蹂躪之區矣此非本部院三令五申之嚴明桑土綢繆之預計保障周全當不至此矣失查哨撥遊擊千總仰蒙本部院嚴行細打人心已爲骨慄而奮勇堵截生歿各官兵不爲題叙以示鼓舞則大敵在前緊急用人之際何以得其殫力在本部院自有特裁也非本道所敢擅擬也等因到臣該臣爲照自破開鐵以來伏翼匿爪將一年于此矣一旦率數萬衆馱帶鈎梯千件以來此其志豈在村屯今年料賊必犯遼陽計不先守瀋陽奉集與賊相持而聽其至遼爲城下之戰不但驚恐人心抑且愈示賊弱所以遼陽工完卽修瀋陽瀋陽工完卽修奉集而賊果恐我遂成犄角也是以有十二日之犯若非總兵賀世賢柴國柱親自提撕一逆于渾河之北一逆于榆條寨之南而二萬餘之前鋒四萬餘之後營肯遂如此而退雖村屯不無搶掠而城堡爲重雖

士馬不無損傷而堵截爲重諸將帥之勞亦不可不知也臣受

命專征殆將期月不能獎率官軍立殄此賊方不勝其罪愧何顏更爲此役張口論叙而共事地方者咸舉前年去年賊去賊來之光景以對觀今日之士氣人心謂須叙錄以示鼓舞然後可以得其死力而期其後功則酌時勢而用機權者又不得無言而處于此臣謹會同總督文球巡撫周未春具疏上請伏乞

勅下兵部卽爲議覆轉行監軍御史查勘的確分別賞罰以定功罪而昭激勸封疆幸甚

○薊遼總督文球題爲土兵闕逃無法地方釀釁未已併陳酌處事宜以肅軍律以杜亂萌事案查本月初九日據報保靖司土兵脫逃緣由到職已該職具題訖至十二日續據天津道稟稱保靖逃兵初五日至津職委官再三招安初猶聽撫但夷性冥頑言語侏儻衛官言語不通其情勢不能挽留相持至半夜遂

尋船渡河初六日早非但衛官諭之不聽卽湖廣王監軍道差人招之悍然不顧竟結隊南行矣職欲開營拒堵但未請憲令未敢輕動職卽選精兵二千帶領中軍千總等官尾後隨行彼若搶掠生事相機勦捕不然以國家全盛之日聽犬羊輩橫行中原所關綱紀不小等因到職至十三日據該道呈稱保靖司土兵結隊南行本道意欲拒堵而兵將未集未能輕動第恐人衆沿途生事滋擾隨令海防營官兵揀選精健督令挨程跟隨防禦務保地方無虞至夜半又報土兵盡數南來而先次兵去離津二十里住宿似有反顧詭謀人心驚惶嚴令各衛捕官將沿河糧船渡船盡數催撤離岸本道仍出招安旗二面前導親督海防各官軍兵多備火器拒之河岸下令堵殺勿容一人一騎渡河果于初七日辰時有先到逃兵二百餘人蜂擁而至相持時次彼見無船可渡有識水性者徑欲浮水

而渡隨令岸上兵丁用箭射回一面吶喊放
砲威服一面責令海運都司徐尚元海防營
中軍李在沐過河撫諭各兵見兵勢浩大隨
皆叩首願聽招安當將千總頭目賈文魁拿
獲監候外其目兵一百四十名各釋兵器號
泣求生本道令兵船渡之過河每十名每一
名領押給之飯食以聽處分爲照奴酋犯順
普天之下無不同仇該司官兵俱受朝廷豢
養厚恩旣不辭數千里而來獨費公家多少
錢糧距關不遠鼓衆而逃以國體軍法律之
其死似不容貸也第審逃兵中有夷目彭名
者爲之倡導而千總等官又不能安慰之以
至于此其見招一百四十名本道逐名查驗
皆愚蠢無知不過聽人指縱隨行一經招安
俱各俛首哀號情有可原相應發伍以安人
心除將各兵分發各官暫行羈候聽解外惟
是見獲千總賈文魁原係該營頭目旣不能
奉法鈐束却乃勾引各兵脫逃此誠罪之魁

也卽應重究以儆其後合候詳示將見獲千
總賈文魁并招安逃兵李朝相等一百四十
名容令本道呈解本部院發落寃處或令開
解該省押兵監軍王叅政遵奉施行等因復
報到職據此該職批行該道逃去各兵務要
設法招捕招過各兵量給糧餉發行其千總
賈文魁令解監軍道審結并牌行監軍王叅
政確審賈文魁是否倡逃見在土兵及招回
逃兵俱令刻期啓行以壯觀望外看得各處
上兵非我族黨終是難馴其人多骨立柴形
其身多結鶉臬絮其性多囂兢而曠悍昔永
順土兵之逃于河南也石硜土兵之闕于通
州也人多謂控馭失法故裂其銜轡以至于
此近報湖廣土兵約近九千已過都門有土
官以約束之監軍道以彈壓之有押餉同知
通判以分理之統領不可謂無人處置不可
謂無法也未幾離都門纔一舍通州與天津
道報逃兵之文踵至矣有報逃去一千者有

報逃去二千者有報招回一千在附近地方
有報逃兵二千見住天津河東岸尚可招撫
者職雖同撫臣合疏上聞心竊計之長河不
翅天塹偶譁旋當就伍脫網之獸猶可爲入
笠之豚矣不意先逃二千中流競渡結隊南
行令人莫可嚮邇向非天津道臣賈之鳳力
爲曉諭嚴爲堵截後至之一百四十餘名亦
將爲二千之續耳夫悍卒二千到處滋擾經
過地方端受荼毒此一時也或議招撫或議
防禦或議擒捕職之中飭者只此三法拿首
惡以肅軍紀寬脇從以安人心議領兵之官
以伸

國憲在廷諸臣之條議者亦只此三法第願樞
部早行題覆更望我

皇上早賜處分則已耳唯是逃兵屢告相習成風
不止保靖之士兵然如再不酌量情法以爲
之勸懲而猶然各嗇姑息從事尤而效之又
何誅焉大都馭兵與馭民不同馭兵于擾攘

多事之時與馭兵于太平無事之時又不同
封疆之臣所藉以鼓舞軍士者亦借我

皇上之恩威耳故箠膠投河人皆效死嬰兒相視
人樂赴谿則馭軍之宜用恩也寵姬一斬兩
隊無譁材士伏誅三軍俱肅則用兵之宜用
威也近見各兵視遼如阱乃其病根動以缺
餉借口及蕪其狀忍饑枵腹情實有之况聞
關遠涉辛楚備嘗一抵春明門外未有不望
天顏之咫尺未有不望

皇恩之浩蕩者竟不洒一滴以潤各兵也將曰我
皇上之忍于棄我輩也如此七尺空捐

九閭誰訴我輩此行果爲誰之封疆乎臣以爲而
今以後凡取道于都門者無論行糧曾給與
否每名給銀伍錢名爲

皇賞諭令通州給散由邊路入高庸者諭令昌平
給散而銀亦如之五錢雖云不多亦足以充
自京抵關之路費矣兵到卽發銀銀發卽發
行勿令時刻停緩兵卽欲逗遛以逞其不肖

之心亦苦于無詞可執耳總計未到援兵多
不過六萬約費帑金三萬足矣頓令披堅執
銳之人無一不手額歡呼于

輦轂之下與朝廷壯多少威靈消多少殃坦當事
者省多少調停臣以恩之當用者此也近又
見各兵走險如鶩幾成故智臣等之具議與
樞臣之議覆徃徃急在招撫續在捕捉無非
爲人衆不可勝誅稍激未免生變故解一面
之網以聽其自新共期于地方之安堵而已
及查屢次逃兵應招而來者有幾掉臂而去
者保其首領無恙費其金錢無恙正法一語
祇成虛套何所憚而不爲逃也臣以爲而今
以後將此番之逃兵並袁大有李愈茂郭伏
羗等屢次之逃兵摘其數之多者俱行彼處
撫按嚴拿首惡務在必獲仍解脫逃處所梟
其首以懸之藁竿其餘悉從寬政有領過安
家甲馬等銀者照數追償卽不然并令保結
原人代爲賠補各兵目見耳聞必將曰我輩

卽入遼東未必就死卽死于遼之戰場尤愈于梟示而死且官銀追賠保人牽累卽還故鄉亦無寧宇或者有戒心乎紀律不至弁髦金錢不至泥沙地方不至魚肉臣以爲威當行者也他如溺職諸弁已經題叅總聽部覆不敢再爲瑣瀆矣天津道拿獲倡逃千總賈文魁已批行監軍道虛心確審果係首倡自有軍法不敢撓三尺以縱一瑣弁也嗟嗟臣生平誦讀者節用愛人之書今所告于

皇上者却是滋費盡法之事祇緣逃兵之焰愈熾瓦解之形已見如再令饑軍嗷嗷以叫闔首惡揚揚于漏網人心渙散莫收臂指相使不應極重難返長此安窮遼事不知所終矣天下事亦不知所止矣伏乞

皇上垂及危遼

勅下該部如果臣言不謬速爲議覆庶幾朝有恩威軍知勸懲而殘遼未必無小補耳

○直隸巡按易應昌題爲目擊時事敬陳天下無

通鑑書
卷之四十一
一可恃之形仰懇

聖明俯賜

覽省急稅人心以回國勢事臣讀孔孟之書起家
言官敢以孔孟之言證天下事效

皇上耳目之用孔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臣觀今天下一二不然孟子曰不信仁賢則
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
足臣觀今天下一一有然請得而悉言之自
三韓劫運殞將覆師今日雪耻除兇兵最亟

矣顧募之不必應應而復逃調之不必至至
而又逃經臣十八萬之求無論三之一向屬
紙上卽儼然擐甲登陴矣一則曰談及奴賊
面無人色一則曰心膽久破不堪進勦退守
皇上謂今天下兵可恃乎否議者以審時計勢且
出于守矣夫不戰不可以守人人知之正使
果然足守而持久之後猶有或潰之虞况乎
分擺不勻而當合謀零犯之鋒安必有長堅
之壘也其他彫敝之士馬九塞正爾相當調

遣之虛單諸虜方將並起且未暇論矣天下
無一歲不旱澇亦無一地不旱澇移民移粟
總無展轉之塗草根樹皮并少畱餘之處此
大勢也最急無如遼士馬之張口矣淮南三
十萬不苦于糧而苦于船山東六十萬苦于
海而並苦于糧至數千百之生靈試于風濤
礁磧之中且未暇問焉

皇上謂今天下之食足恃乎否腹之不收年復一
年邊之不支日復一日皮骨不存醫瘡者何
從剜肉鯨鯢同道逐浪者安必食人也

皇上所以有民者有其心也今望敵而逃望關而
逃道路聲影而逃其心已可見矣往年諫于
宣府譟于徐州近日格殺于通州其心又可
見矣猶曰兵之數少也昨鹽臣報淮揚海哨
一時窮竈狂逞非

皇上咽喉地之民乎比聞山右饑民中州礦賊蠢
蠢嘯動者非

皇上西北半天下之民乎猶曰有所迫之也通都

白晝焚劫再見于三輔一見于七閩非
皇上東南半天下之民乎猶曰有所激之也居平
無事聚徒作奸以不測之禍心乘易訛之愚
衆白蓮無爲之教蟻聚蜂屯綠林叾命之雄
鴟蹲虎視有識者不但見影業已見形未敢
訟言不勝深慮頃臣過雄縣有奸徒飛語
朝廷括民家室女寡婦實遼左數日內四處狂
走縣官牌諭乃安近通州城投一妖帖妄言
蛇山總管奉令諭各富戶備銀百兩置屋上

九月二十九夜有人來取方保無事等語

皇上謂今天下如此之民心可恃乎否逃兵掠食
其心旣已在食不在國家奸民幸災其心不
惟不在國家亦不在身命夫民心至于不在
國家不在身命而占風捕影何不可爲况困
獸毆魚其勢方未有已天下事可忍言哉密
勿黃扉寥寥一相九卿科道落落幾人而疑
獨任之又疑虛拘之疑眷畱之又疑輕棄之
疑徐徐而亦用之又疑急急而偏難之以爲

顛倒豪傑不聞有三四月一人不用之
朝廷以爲操縱寵靈何至有一再旬一息不通
之官府神州至大有如不繫之舟
天子至尊有類挈瓶之守將無謂四十餘年予旣
已知之世界何須若屬曉曉不知百千萬孔
人不能言言不能盡之憂危徒有靜觀廩廩
夫此皆不信之過也空虛極矣

大典大禮廢者如曠世事舉者若有司存常行
常儀不及者旣逾期過者又復逾制以至遊
蒐之罪帥敢奏辨以行私抵隙之奸璫藉顯
知而作孽喊冤橫屍之事

禁地時聞上封言事之徒么魔晝見夫此無禮
義之至極也亂形成矣天命天討本推辟之
常尊五章五庸鮮四時之不爽操之太重我
方欲示其神負之而趨人偏得食其惠封還
之無望而內降時傳執爭之未聞而中處善
幻忽行忽罷無非傀儡登場何事何功一切
塵羹作戲何論財用卽以財用論益有不可

言者矣積而不散既已同于朽蠹用而不經
頗復類于泥沙出入于何經乎餉之邊者成
百成千不必果三軍之腹攫之市者一倍幾
倍半多入九尾之囊名實于何綜乎至于今
瓶罄壘耻共嗟巧婦之炊拯溺救焚總無終
歲之局日勸輸日開納夫已存乎其人日摻
庫日清倉何以繼乎其後惟一鼓鑄爲自然
之息莫應承肩惟一興屯爲長便之謀猶同
築舍諸臣知其不可而計出無可奈何則加
派而已矣謂衆弊似易而屢易則難謂事已
卽停而停于何日自昔銳意足國卒以禍國
者其初心豈至此哉奉者非人行之無狀殷
監不遠良可深思比聞道饉胥讒且口食于
再三之派矣夫此之謂無政事焉可也足財
用何日矣臣故曰今天下一一無可恃者此
也然則如之何臣亦安能外孔孟之言爲
皇上計哉莫如廣任仁賢則禮義自興禮義興則
政事自理禁中之頗牧自然爲

皇上籌邊柱國之晉公自然爲

皇上握筭國勢既定人心自安然猶有說焉臣亦
知發帑之事

皇上所獻言獻聞而展轉思之究竟圖之惟此舉
極痛極快臣請以遼左一年之餉求

皇自捐而此外調劑此後支持一信仁賢共理如
是則派可立減一加一減生歿之關也民之
見德必倍亦安危治亂之關也

皇上之收功更倍播之域外悽離轉爲豫附傳之

塞上感憤壯其聲靈

皇上一猷念

祖宗將式憑之况于民乎舍發帑不爲而憔悴既
深之時有急切難措之手臣恐孫吳復起不
能以辟穀之法治兵也管晏復起不能以竭
澤之法治賦也仰懇

皇上畱神省覽

○援遼總兵官都督僉事陳寅題爲非庸游被逾
涯駑衷感激思奮敬陳膚見仰佐

廟謨懇乞

聖明俯賜允行以期全殲逆虜事臣自弱冠從戎
矢志捐軀報國歷官遊叅副四十餘年征羅
盤援朝鮮勦夜郎討皮林擒苗仲紅苗緬賊
等叛逆身冒矢石萬死一生前後共斬級五
千有奇生擒首從二千七百有奇班班紀錄
可考也但臣賦質愚魯無速化之思卽有功
次叨該撫按之薦滿公車官止副總兵蔭止
世襲千戶安此義命而已今幸我

皇上亟簡名臣熊廷弼爲經畧一身扞虜保住危
遼而掃穴犁庭匪朝伊夕如臣衰拙朽鈍于
將材中不啻九牛一毛乃蒙經畧薦臣威名
夙著于行間信義久孚于士卒調以援遼臣
久切同仇之心敢援纓冠之義卽帶慣戰官
丁三百員名自黔底燕五千餘里行經數月
其行糧安家雖有明例臣亦無從支領盡出
囊貲苟延至此頃該部具題加臣以署都督
僉事援遼總兵官職銜荷蒙

聖恩俞允臣聞命自天感激無地敢不誓竭頂踵以報君父高厚之恩第兵法云得算多者勝于是臣處此而不能無說焉夫奴酋再破開鐵以來扼其要隘而有之彼黷寬清撫諸口明恃山險欺我軍不敢入勝氣籠霄負嵎自若住牧屯種毫無顧忌而我之瘡痍愈衆雖經臣悉心調劑然積衰之勢何可使之拒截爭雄以蹈白刃者乎卽陸續所調上谷秦晉諸兵又關遠道料餉不敷故厚勞重賞以作士氣養精蓄銳以壯軍聲爲今日第一義而兵之強弱勇怯知聚不知散敢進不敢退者又可不爲之慎選耶臣浙人也知浙東之金華義烏處在山谷中其間人民多由戎行習練火噐勇悍驃捷好義輕生赴湯蹈火無辭設伏出奇有賴若黔楚之兵採藥煉毒善用大弩塗毒鏃上百步之外人馬觸之卽斃且板崖過嶺如猿升木嘉隆間南平倭北驅虜迄我朝羅盤之征寧夏之討朝鮮之援夜郎

皮林之勦彼時官兵林林總總坐視觀望惟
浙江鼓掌先登爲諸軍倡在在摧鋒上年逆
酋之戰帥臣劉綎提我浙兵深入奴地殺奴
婿斬奴姪戮奴衆設使官兵應擗其後則綎
已收全勝之功矣此鑿鑿在人耳目千載之
下績不容掩由是觀之浙兵可用不待臣詞
之畢矣故差官召募亦爲今日第一義然臣
不避忌尤有一言進者何也蓋召募之官貴
得其人否則徒取騷擾糜費未嘗克敵于殊

方先已貽害于桑梓用是舉不避親有相隨
三十餘年親練戰陣行伍者帶赴遼任外仍
有赤膽可任勞怨者十餘人知用兵之詭道
習對壘之神機堪資募練可任戰守若委以
招募以本土之人諳本土之俗募父子兵二
萬屬之于臣舉以平奴奴不足破夫臣曾援
朝鮮習知奴狀使上下深謀遠筭張疑兵于
撫順清河溪澗之間而使其禦防出奇兵于
寬奠髮陽險峻之處而使其不測仍出奇合

縱策應于朝鮮之後而分其勢然後建堂堂
正正之旗鼓于金台失地方以進雖奴酋狡
詐其戮久矣寧遷延今日哉語曰亡羊補牢
尚未爲遲今日之計惟廣募黔浙二兵多用
火器毒弩等物由朝鮮直搗奴穴而騎兵環
繞于撫順開鐵且戰且進使奴腹背受敵東
顧西牽則搗黃龍府摧白草堆或不出此策
也然而又有說焉在隆將權以馭士卒神鼓
舞以壯先聲蓋權不重則令不行令不行則
士不用命而欲收蕩平之大功者臣未之聞
也臣雖督僉若無

勅印不過委署之銜官耳縱使提有大衆何以振
肅功令况查得經臣原題設援遼關防四顆
如李光榮柴國柱等皆蒙
恩特賜

勅印臣雖庸菲業已荷戈備員爲

皇上征討之帥獨不得同李光榮等例則臣部官
兵已目臣爲無用之帥矣伏乞

皇上垂念軍國大計

勅下該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可採速

勅該部允行給扎臣前所舉十餘人卽加職銜鼓舞壯志激發義氣召募浙黔二兵移咨該省例給安家衣械行糧等項仍照各帥例給臣勅印俾臣聲壯聞間令行塞外盡梟逆賊靖掃募南臣愚幸甚

籌遼碩畫卷之四十六

